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八辑

母 与 子

Lame Enchantee

〔法〕罗曼·罗兰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卷 女信使(下)	(869)
生育	(869)
第一部 搏 斗	(869)
第二部 弗洛伦斯的五月	(978)
第三部 神圣的道路	(1053)

第四卷 女信使（下）

生育

第一部 搏 斗

蜜月里的月光和太阳光具有同样的热度。蜜汁与酒精中的火焰包围着他们。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是新的，无暇的，一切都是火焰。火焰可以使任何东西得到净化和更新？

尽管到了最后会一无所有。嘴对嘴，互相呼吸对方的气息，爪子相互钩住，好像两条船相撞，船头深陷入对方心脏的部位。整天整夜，他们闭户不出，只有窗户稍开一条缝。他们拒绝开门，拒绝出去，俩人相互吞噬，精疲力竭，永不畅足。

安乃德使劲儿推门进去后，发现俩人躺在床上，毫不顾忌，也不躲避，昏迷沉醉，欲火如焚，浑身发烫，神色慌张而表情幸福。至于阿霞，她抱着丈夫的头，用贪婪而粗野的眼神看着安乃德。而她却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们，双手捧着小俩口的头，低头微笑，略带忧虑地说：“可怜的孩子，不要一口气吃完你们所有的粮食，要留着点儿防备荒年。”

安乃德心中十分清楚，他们不会听她的话。她轻轻地走开，心中既高兴又忧虑。她对未来十分清楚。但是，他们能享受现在，已经是很幸福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她十分小心，不让他们的幸福受到干扰。她不声不响地帮他们整理家务。（阿霞后来才知道：玛克，与一般男子一样不关心家务。）在昏沉沉的几个星期中，不用他们

操心，屋子里收拾的井井有条。他们仿佛认为这是自然的。她是他们打短工的女佣人，她不让人瞧见把一切收拾整齐。沉浸在令人陶醉的深水中的阿霞开始浮上水面，她沉重的头想清醒一下，她听到一个忙碌的人影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微声。她的自尊心觉醒了，也许比感激之情来得更早些。（情人们都认为别人就应该伺候他们，这是天经地义的。）她重新用腿走路，去收回她做家务的权力。正在餐厅扫地的安乃德，看见阿霞赤着脚走过来，穿着睡衣，瞪着双眼，好像一只刚从穴里出来的猫头鹰。安乃德笑了笑，丢下扫帚，迎过去将她搂在怀里。阿霞表情严肃，还没完全睡醒，所以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她任安乃德亲她，好像一位勉强尊贵的公主。她坐在安乃德的膝盖上，托着对方的下巴，严肃地观察对方的面孔，再把大姆指按在安乃德的脸上，要她转过脸去，仔细看她的侧面。接着，用双手捧着对方的脸，眼对眼地注视着她。俩人目光一接触，阿霞钢铁般的眼神缓和多了，僵硬的手也随之放松了。她用还温润的手抚摸安乃德的嘴，对她说：“谢谢。”

“我不用你谢。”安乃德说。

“我不管你用不用，我都要谢您，谢谢！”

“谢我什么？”

“谢您生下了他。”

安乃德紧紧搂着阿霞。

“他长得很好吧？”

“正适合我的要求！”

两个人笑着看了对方一眼。没有必要去责怪她们。这两个女人一点儿也不害羞地赞赏上帝创造的美好事物。可安乃德谦虚而欢欣地说：“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对孩子只能完成一半工作。现在就由你来完成对玛克的另一半工作啦。”

“我已经在他身上做工作了。”

“呵！那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的，那是艰巨的工作。你必须在工作上磨光你的指头，你有耐心吗？”

“我一点儿耐心都没有！”

“啊呀！啊呀！”

“只要有他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了!”

“我可不能保证。”

“那么你还是把他拿走吧! 货色不好, 我受骗了。”

“万一我真的那么做, 真的把他收回呢?”

“您真要收回? 您可以试一试呀!”

阿霞带着挑衅的语气向后退了一步。

“别急, 美人儿!” 安乃德说, “你放心, 我不会收回的。既来之, 则安之。这是合情合理的。你拿走了我的儿子, 将来你的儿子也会被人拿走的。”

“呵! 那还早着呢!” 阿霞说, “我收获粮食, 把它吃掉, 种子以后再说。”

“小心夏季来的太快噢!”

“我不怕夏天, 我喜欢火。”

“我是从火里过来的。” 安乃德说。

阿霞用鼻子在她身上闻了闻, 说道: “我闻到了, 在一些角落, 还有烧焦的味道。”

“火已经熄灭了。”

“您敢发誓吗? 让我来把热灰拨开!”

“不! 不! 不! 我不想卷土重来了。每个人都轮到一次, 现在, 火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要有节制。”

“火有的是!”

安乃德心中疑惑, 可是直接说出来又是不谨慎的。两个年轻人不仅什么都知道, 而且了解得更详细。但愿火神多保佑他们, 旁人是无能为力的。但火神是听不见的, 它没有耳朵, 也没有眼睛, 它只有舌头, 但舌头不是用来说话的, 而是用来投射的, 这条舌头烧毁了这一切。火神贪婪无厌, 必须不停地供给它新鲜食物。马克和阿霞食物之多, 是安乃德意想不到的。自从开始的欢乐之火后, 几个月之久, 他们俩的心一直在燃烧, 直到他们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眼皮下垂, 不看情欲的爱火。但只要一张开眼睛, 那火焰就熊熊烧起。

他们俩贪婪的眼色相互吞噬，就像是华内西那别墅^①壁画上的情侣……他们似乎永远不会满足。

到最后，朝夕之间，火焰熄灭。夜幕终于下垂……

*

*

*

两个人并不是一起受到灾祸的打击，而是一个先一个后。先受到打击的是阿霞。

她准备要出门。玛克刚出去。俩人匆匆吻了一下。房间的帘子垂着，外面阳光明媚，市声隆隆。阿霞头脑空空，万念俱灰地坐在床边，她觉得疲乏、凄冷和恶心。她对着镜子梳理头发。屋里闷热，她于是拉开窗帘，阳光直射进来，刺激眼睛。她眨了眨眼睛，就在眼睑一合一张的那一刹那间，她神志昏迷了一下……当她重新睁开眼睛，好像换了人间，那两段接连的瞬间不是连成一片的，而是隔着可怕的裂缝。一个在摸索道路的失明女人，再也看不见阳光和自己的影子，她再也找不到爱情。她觉得头有些晕，只好扶着墙坐下去，坐在一个小凳上。她连把放在头上的两只手放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两只压在头上的手，就像柱头的雕刻一样沉重。她两眼直视前方，惊慌失措。她什么也看不见，她什么也不想，她想的是空无一物。她心中空虚，思想空虚，十足的空虚。往事一丝痕迹也没留下。当她想把过去的事固定下来，想攀附在过去的经历上（她正从一座高塔上向下坠落。），她全身的血都凝固了。一切事物都成为了陌生的：这个男人，曾接触过她的身体的男人，对他那些亢奋与狂欢的回忆，这个赤身裸体任人摆布的女人，这个阿霞……“爱……爱……”她反复说这个死掉的字，不明白什么意义。丝毫与之相适应的情潮震荡都没有……她心想：“我疯了，我明知道，我爱过了！”

但她又神志恍惚地回答说：“什么？这是怎么搞的，我不明白……”

她蹲在角落里，一动也不动，昏昏沉沉地过了几个小时。黄昏

^① 罗马城中的古建筑，亦称华耐斯别墅。位于台伯河右岸，当初为富商奥古斯特·纪奇所建，故称别墅。有拉斐尔壁画的是华耐斯别墅，不是华耐斯宫。

渐渐来临，教堂的钟声提醒她：“那位”快回来了。她吃了一惊，匆忙洗脸、梳头、端正仪容。在自己冷淡无情眼光的深处，她又看见了“空虚”！她用薄纱遮在脸上，她不能让人看见赤裸裸的空虚……是为了可怜“那位”，还是害怕自己？……

他什么也没觉察到（情人眼里总是充满自我）。而这种双目失明的利己主义更加深了枯瘠的深渊。她怨恨他的自私，索性扯下遮在脸上的薄纱。他的目光深深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他发现了眼中的沙漠，这使他愕然。可薄纱又重新盖上了，他并没有设法去揭开它。对他的问题，她的回答总是：“没有什么。”

他沉住气，没有再问，他害怕了。

夜里，他怀中抱着一个没有生气的肉体，然而这肉体还活着，而且什么都驯顺着他去做，但肉体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他所认识的活的有灵魂的存在物，他的财宝已不知去向。幸亏上帝没让他看见潜伏在阴影中的另一个存在物，它用冰冷的眼光窥视他。虽然他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到一股凉气。他在拥抱她的过程中，放开那个肉体，对方任他摆布。虽然她一动不动，他却觉得仿佛一块石头从他手中滑落，落在地上。俩人面对面躺在床上，不敢呼吸，假装睡着了。可是彼此却在窥视对方。

“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谁呀？”

阿霞以为玛克已睡着了，想趁机溜走。她轻轻地，轻轻地转过身，用自己的背像一堵墙似地挡住玛克。玛克觉察到了她的每一个动作，她像兔子一样溜跑。他心里焦急地问：“我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阿霞觉得玛克在她身后呼吸，但在她前面却是空空的床和自由的夜。她逃跑了，逃到树林中去。幸好假梦变成真睡，睡眠扑向两个孩子，中止了他们的相互追逐。天亮了，他们一看到对方就有痛苦之感，然而又觉得轻松。两个人相互微笑，却都不敢注视对方。玛克学会了对阿霞有畏惧之感，阿霞也学会了害怕自己。（这更糟糕……她对即将要发生的事已失去控制……）

过了一会，轮到玛克心神不定了，深渊更宽阔了。第二天，在欢爱之时，他们的思想只被情欲和被爱者的欢乐所占据。可是接下

来，玛克的爱情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空隙越来越大。被爱的女人却成了他沉重的包袱。他的态度是如此冷淡，如此难堪，距离厌恶只有一线之差，距离憎恨也只有两线之差而已。内心的变化显得十分可怕，等人们发现之时，已经成为了事实。面对这些，马克心里十分恐惧。他充满激情和正直的性格使他控诉自己，斥责自己。然而对此却无能为力。在他面前，灾难已不可避免。他身上剩下的所有力量已无法在阿霞面前掩盖住那一片废墟，力量不足。因为阿霞凭她的经验，已闻到废墟的气味……

俩人轮流遭遇这种危机，但却永远不是同时经受的。危机每次持续几小时，有时几天。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似乎一次比一次长。虽然哪一次也没有第一次猛烈，可是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沮丧和沉重。这种现象仿佛夺去人们生活的兴趣。他们一直没有勇气向对方坦白这种精神上的冲击。相互之间讳莫如深，就像这是见不得人的隐疾。在沉默之中，这种现象成了他们之间周期性的痼疾，它固定了下来。只有安乃德可以给他们一些指导，可他们却从不理会，不让她知道。她也自觉地不介入小俩口的私事。安乃德了解自己儿媳多猜善疑的脾气。要想得到阿霞的信任，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主动争取。而且她已上了他们俩的当。她虽然早已预料到并等待着在过分热烈之后，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降温。现在，低压已产生，她却什么都不知晓，儿子和媳妇一直在瞒着她。这段日子，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基础上受到了动摇，但在别人眼里，仿佛他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和美过。这是因为他们害臊，不肯承认自己的缺憾：一种说不明原因的痛楚！

在爱情这方面，二人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都已经饱尝爱情的滋味。不过以前任何一次经验，都不如这一次紧张、充实。一直到那时为止，关键问题仍然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青春的情欲在追逐猎物，是快乐的游戏。并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成分在内，但也并没有一点儿深刻的情意，只是无忧无虑的天性在试着锋芒，即使爱错了也心情舒畅，因为来日方长。或许，这一天性偶尔也假戏真演，它就盛怒之下砸台而走，就像有一次西尔薇设下陷阱，想让玛

克爱上一个女孩^①，与她结婚，玛克却因此发了脾气。

可是这里，没有任何的圈套，没有任何的游戏，问题在于自由贡献与接受生命的整体。他们之间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无所不暴露，彼此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对方，同时也接纳了对方的一切。他们把自己生命的川流全都注入到他们的爱情之中，正因如此（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彼此什么也没有保留，一滴水也没留下，在爱情趋向低潮时，他们生命之中的川流干涸了。他们搁浅了，只有等待毁灭。

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达到相互理解、彼此同情和原谅的明智境界。在那个时候，他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藏身之所，在那里等待低潮过去之后下一次高潮的来临。因为这只不过是生命的节奏和摆动，既不多也不少。正因为他们过分浪费生命力，所以摆动的幅度也非常大。只要猛烈的冲击不让弓弦松弛，不使内心的弹簧扭曲，那么每一次落潮都会引发一次新的涨潮。

弓是好弓，可射手却丧失了信心。所以即使重新奔流起生命的源泉，他们也不会忘记干旱的季节，不会忘记在那些时刻，彼此之间是怎么看待的。

他们不是蒙上双眼，不敢对视的一对情人。每分每秒，在他们的爱情之中，他们一直都清楚地看着对方的真面目，不遮面纱，赤条条的，彼此的弱点、陋习和丑态也都在其中。（即使是最美好的人，也有缺点。）俩人都具有锐利的眼光，以看穿对方和暴露自己为荣。每次在感情冷却的时期，每个人在对方身上看到的，正是早已知道的一切。可重要的在于什么看法！当他们彼此热爱时，他们也爱丑陋的一面，他们（秘密地）爱对方的丑陋或许超过爱对方的优点，因为如此，被爱的人反而显得更亲近，更坦率，更动人。爱情的光芒一旦被阻挡，明暗深浅的现象马上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同样的线条被扭曲了。在那里滑稽或可憎之处变得很显眼。多么可怜！当初为什么会爱，会忍受这一切？这一切每天在你眼前，在你身边，你怎么能够忍受一辈子？在爱情重放光辉的时刻到来的时

① 佩娜岱特。

候，为了让自己放心，你在白天，重新辨别往日认识和爱过的地方，但这只能是徒劳，因为你无法忘记你刚才看到的现象。阿霞不安的眼神，竭力窥探着情人的容颜和动作。马克看出阿霞在观察他，他也回视阿霞。接着，彼此扑入对方的怀抱，更热烈地相亲相爱，这是一种集中起来的狂热，对自己的不满，担心自己迷路：“请原谅！……”

然而爱情的波澜起伏不定，忽涨忽落。他们明白他们是永远也无法控制的，他们丢失了安全感……

毋庸置疑！无论谁也不可能在爱情上进行牢固的建筑。他们都是明白的，或者是应该明白的。生活是一片工地！在那里谁都有劳动的机会，游手好闲的人无处可以立足！谁都有权利去恋爱，是这样的！就正像谁都有权利吃饭一样，但是必须要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代价：不劳无获，不劳无权恋爱，这是不容改变的规律。假如有的寄生虫还能钻规律的空子，那么他将自食其果。偷来的面包会噎住寄生虫的喉咙，咽不下去。他们会因为寻欢作乐，恶心地死去。不！人们不可以只靠面包和爱情过活……必须创造，必须劳动！

马克和阿霞即便是愿意，也没有办法终日游荡，他们两个人不断地亲吻，眼看爱情寒暑表的升降而柔情满怀。两个人都必须干一天活，挣一天的面包。马克在一家出售和安装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里工作。阿霞则在一家出版社当俄文翻译，同时还给一家出口商行翻译商业信件连带打字。两个人只有在进餐时以及常在深更半夜才能相见。可是干活不能熄灭“另一个意念”，这个意念积累在一个不透空气的很小的贮藏室里，并在那里发酵……“另一个意念”是在星星满天的夜间，在枯燥灼热的沙漠上行进的商队对泉水的不可遏止的渴望……

“呵，黑夜！呵，泉水……难道我再次找到你的时候，你将会变的温热、淡而无味并且浑浊吗？我得不到满足，我的渴望加倍地难忍……”

每天晚上，他们俩相互搂抱着，在期待中遍身微颤，欲望更加如火如荼。当他俩分开时，也尚未得到满足，他们虽然彼此都很失

望，但谁也不敢明说。玛克满腔怒火，继续追逐，可她越想挣脱，他越想要占有她。（她的土地，她的思想，没有一个角落不曾被他闯入。）这时，她抗拒了。她怀着骄傲的辛酸，重新意识到自己身上爱情的限度。

“我把我的门向你打开，因为我自己愿意，进来吧！但是到此为止。你不能再向前一步……”

除了她内心各扇门户之外，她又发现了广阔无边的空间，谁都没有权利到那里去，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去勘察过，这片空间伸展到渺茫的远方，那就是“灵魂……”

“我的身体，我的心，都是属于你的。可是‘灵魂’，不，‘灵魂’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是属于我的呢？还是我是属于它的呢？”

玛克要的恰好是她的灵魂！

这个“灵魂，”她并不相信！作为一九一七年以后以唯物主义的糊粥为食料的地道的俄国女人，按照官方的意思，在剪掉头发的同时，也割掉了自己的灵魂。对于她来说从不用这一空洞的字眼，她说：“我，我的需要，我的权利。”是谁把这个陈旧的字眼，这支过时的儿歌儿，从阿霞的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的呢？

那就是安乃德。虽然他们还瞒着她，但她还是看穿了在儿子和儿媳之间逐渐扩大的误解。他们虽满腔激情，但不够机敏。他们想要遮掩的情况，反而欲盖弥彰。他们皱着眉头，绷紧着脸，面面相觑，好比两只年轻的动物在互相挑衅，双方互相抵制，却同时又相互需要。

“你是我的！”

“我是我自己的！”

但是，如果有一方把对方拒绝的话当真，拒绝者会立即扑到信以为真的人的身上，不断地嚷道：“把我拿去，我是你的，给你！”

啊！安乃德是多么熟悉这种搏斗啊！她回想起当年洛瑞在树林中哭泣的情景，仿佛又听到了追逐猎物的猎犬远远的吠声。

她理解自己的儿子，并且觉得他很可怜。她暗暗地、轻声地对他说：“勇敢些，我的孩子。”

有一天，阿霞和安乃德待在一起，心里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僵持在含怒的沉默中。（她深信安乃德是不会理解她的。即使理解她，也要说是她的错。）安乃德似乎不瞧阿霞一眼。她对着她在偷偷地缝制的婴儿小帽微笑，伸长嘴唇，慢慢地吟唱着：

El corazon te dare
Tambien te dare la vida,
Y el alma no te la doy.
Porque esa prenda no es mia.

阿霞的耳朵竖了起来，她有斯拉夫人学习语言的灵敏性。她抓住某几个字的意义，问道：“这是什么呀？”

“你听懂了吗？”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战歌。”

阿霞把她的手放在了安乃德的手上，问道：“是我们的歌？我们的？”

“你用法语唱唱看！”

阿霞试探着翻译，安乃德给她纠正错误，歌词是这样的：

我把心给你，
我把生命给你，
但是我的灵魂，我不能给你。
因为这个宝物不是属于我的。

阿霞停止了吟唱，十分激动地问：“这是谁说的？”

“Una nina bonita，如同你和我一样。难道你不想听下去了吗？”
安乃德又接着唱道：

Una nina bonita
Se asomo a su blacon……

（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阳台上——她向我要她的灵魂——我把心给了她——她向我要她的灵魂——我向她永别！）

阿霞一声不响地咽下一口唾沫，用手紧紧地抓住安乃德的手。安乃德拥抱着阿霞，亲吻了她的头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道：“不要对他说永别！我的孩子！”

阿霞迅速把身子缩了回来，十分生气地问道：“您怎么知道的？您知道些什么呢？”

“他是我的儿子，是我把他喂养大的，我知道他十分的贪吃！”

阿霞说：“希望如此！如果他不想吃我，我也不要他呢。”

“如果你的乳汁满足不了他的饥饿呢？”

“我把生命给他。”阿霞引用西班牙歌词说。

安乃德接着唱：“但是我的灵魂，我不能把它给别人……”

“难道是我的错？”阿霞问。

“错不在你，你有你的道理！”

阿霞抱住安乃德，紧紧抓住她的胳膊，问到：“我是有理的？这可是您刚才说的？”

“不错，是我说的。”

阿霞激动地亲吻安乃德。

“小心些！别扎到你。”安乃德一边说，一边把针线活拿远些。接着，她慈祥地说，“正是因为你有理，所以你必须对我的儿子宽宏大量一些。他不知道！既然我们知道，就理解他，爱他，这些男人，就是这样的。”

“是的，玛克是这样的男人，我才如此爱他！如果他是别的样子，我可能就不会爱他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折磨他，同时也折磨你自己呢？”

“因为他在折磨我。”

“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一个爱我们的男人，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爱抚他们，要把奶头给他们吮吸，即使他们咬我们一口，也是这年轻的狗在我们身上磨牙。这可是一条好狗。”

阿霞用两只手在安乃德的胳膊上抚摸着像在找些什么。

“你在干什么？”

“在找狗咬过留下的牙印儿呀。”

安乃德把胳膊缩了回去，说：“真不像话！”

“请给我讲一讲吧！”

“给你讲，讲些什么呢？”

“讲讲您和您的狗儿们的一些故事吧！”

安乃德又开始唱 copla 的最末一句：

Y el alma no te la doy,

Porque esa prenda no es mia.

“这么说，这个灵魂是不可以与任何人共同分享的，只能自己保留着？”

“不，这不是为你自己保留！”

“那还为谁呢？”

“为它。”

“我不明白了。”阿霞说。

“我也不明白，但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安乃德回答道。

阿霞坐在地板上，面颊贴在安乃德的大腿上，考虑了一会儿，对安乃德说：“是的，这是……但是这就让人不放心……这个留在我身上，并对我发号施令的陌生人，这个侵占了我的身体而又把握不住我的思想的人……我们身上的住客是什么呢？”

“不用为此害怕，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住客。住客并不全是完美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一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来组成，核心问题是必须有一个世界，换言之，就是要善于组织，虽然你现在还不会，以后你会学会的。”

“我学会什么呢？是学会不让思想体现在行动上？但在思想和行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对于自己来说，如果是坦率的，思想就等于行动。例如，一个睡在丈夫床上的女人，心里不断地想着她的情夫，不就是等于睡在情夫的床上，在干着对不起丈夫的事吗？”

安乃德善于讽刺的正常情理，及时地刹住了车。

“话说回来，我的女儿，你让丈夫当上主人了。有这种思想就足够了，可至少是别让思想变成现实！你刚刚说过，从思想到现实，不过一念之差。可是对丈夫，对众人，即使是对我们自己，这一念也是特别重要的……我在此请求你，好好照顾玛克，请你不要超越这一念！”

阿霞是非常欣赏讽刺这类话的，她哈哈大笑，说：“中心不在于此！我爱我的玛克，不论有无这一念。”

“也许你不会永远无这一念的。”

“为什么?”

“你说过，有许多次，你们掌握不住自己的思想，不要跟着你的思想跑！思想会回来的……但在它回来之前，我的女儿，你可以不对你的丈夫说，你的思想已经越轨了。”

“要我在他面前说谎？不，这是不可能的！”

“为了不使他受无用的折磨，这不能算作说谎。你鼓起勇气作战吧！事情过后，你最好把结果告诉他。”

“按这么说，把蛇蝎留给我自己？”

“把它们吞噬掉！作为妇女，每个人都应当勇敢而独立地吃掉她的蛇蝎。或者，如果你的蛇蝎过多，不用怕，有我在这儿。你完全可以请我加入与你共享！”

“人们永远都不清楚，您是不是在严肃地说话。”

“严肃，对。悲剧，不是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你必须试图去认识，并努力控制它。如果你办不到，小船失控，那么只好逆来顺受，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祈祷，或者只有哈哈大笑。”

“大笑？”

“对呀，怎么了？这可是我们最终的胜利。”

“维根的女儿！”

“这完全是可能的！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西尔薇就常说我是诺曼底的小母牛。我记得我从运载北欧金发战士的小艇上岸之后，还真在美丽的草原上吃过草呢。”

“不，吃草和祈祷，我都不要！大笑，我喜欢笑，但是我是笑敌人，当我和敌人进行作战的时候，而不是在逆来顺受的时候大笑。”

“这完全看你自己的了，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他才不管你允许与否呢！”

“谁？”

“当然是将要到来的那个人了。”

阿霞用力想站起来，为了能注视到安乃德的脸，好问个明白。她的手指无意间碰到安乃德放在地板上的针线后，她很随便地用手

指摸弄了一阵，突然惊讶地问：“您这是干什么呢？一顶小帽子？”她仔细地看起来。

“给谁做的？”

“给快要到来的那个人。”安乃德说。

阿霞转过身来，面对着安乃德，问道：“您怎么知道的？玛克对我发过誓，谁也不说的。”

安乃德抬起一只手，抚摸着阿霞的脸颊，说：“谁也没有告诉我。可是我估计他已经上路了。早点儿做些准备，他想必有很长的腿，这只小猎犬。你们两口子，也是跑够了路的了！”

阿霞笑了，她在安乃德抚摸她的那只手上磨蹭着她自己的脸，说道：“他真的在跑，我感觉到他的小爪子在我的肚子里动……他在跑，他快要跑了……呵，上帝，可是我呢，是不是我将要被带上锁链了？我可真的不愿意，我不是那种整天待在窝里的人。”

“你害怕，担心什么呢？”安乃德说：“你自己无法抓住你的灵魂，谁又能够把它拴住呢？”

安乃德自己只能把她的两个孩子引导在这个地点，再往前走，她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她迷失了方向。她也加入了孩子们的精神危机，尽管他们彼此心照不宣。正因为他们同一族类的天性，所以各人迈各自的步，在同一条小路上印上不同的足迹，但终究还是走进了同一条死胡同。

安乃德一生都信一种没有明说的宗教，这就是她的高度的个人主义。她把这种火焰作为养料，而这种火焰比大多数人身上的更为纯洁，但是，对于和她同辈的那些重要人物，尤其是那些特别自由的，对被她选择或接受为情夫，朋友及同类型的人中，这种火焰则是大家共同所需的食粮。她和他们认为，这种不可挽救的坏习惯，毛病，似乎是对自由自我的异化的任何一种，即便是部分的异化。要完整的自我，不然还不如放弃所有的一切。而仅物质上的困难或生活的孤单，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她有些向另一个极端倾斜。不知多少次她觉得那些批判现实社会的人和 *Condottiere* 不断地吸引着她。她不想承认。因此而发生她发疯似的行动，她与菲力普·维亚和狄蒙这些人在一起，让认识她的那些老实人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她的

没有任何道德顾虑的真正良心被他们知道，且听到真正良心对他们说：“我和维亚、狄蒙在一起，不接近你们。”他们必定特别吃惊，而她自己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话感到吃惊。宁愿当狼，也不当羊！当什么都行，就不当羊！对于羊群，她总有种厌恶的感觉。

她把这种感觉融合在血液中，灌注给了马克，而这并不是她留给马克的遗产中最美好的东西。总之，这种遗产并没有使马克的生活安逸，马克自始至终都无法加入任何一个思想派别。就如同他母亲不允许把自己封闭在婚姻的鸳帐中一样，马克反对将他的思想隐没在某学说中。他很难理解许多人的“受虐狂”。这种人抢着把自己关在拉巴吕式的囚笼中，任人折磨，人不像人！所有“主义”的争论：唯物主义、唯灵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同马克有什么联系！这一切只不过是用作套狗的项圈罢了。

阿霞也在摆脱拴着她的绳索，逃闪阻挡她的垣墙，逃避航道和固定的河床，躲避一切，摆脱一切束缚。由于她想挽救自我过度，反而丧失了自我，就像一条泛滥的河，在田野间向任意方向流动。因为它不断奔流，它越过斜坡和河床。它要注意些，不要流入沼泽中，否则将成为广阔无边，任太阳照射的一摊死水。那位发烧的小王后，那条没有河床的河流，跑到他的床上干什么呢？

她在寻求，他也在寻求，想将两个独立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寻求两人合并后的个人主义，像雅努斯一样，一身二首。这是生命的本能。自我，自我！自我总是饥饿，必须给它食物……“用你来喂它。我希望是你。存在？我占有你！”他们真的实现了一身二首，但不像雅努斯那样，后脑勺对后脑勺，而是嘴对嘴。两个吮吸器。哪一个能吞噬另一个呢？也许是柑桔太硬太苦，你咬不动它。也许它是软的，被吸干了。后来呢？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止渴的呢？桔子皮？我把它给扔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回来过孤独和干渴的生活。

很快，马克和阿霞的舌头品尝到了苦涩和干渴的双重滋味，他们感觉空虚无聊。健康和诚实的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社会毫无用处。（这意识的产生在阿霞的思想中更为坦然，在马克思想中则有些压抑。）